

THE VERDICT

罗森太太的讼案

〔美〕巴·里德 著
陈建平 邵霞君 译

GALVIN'S BACK. BUT THIS TIME HE CAN'T
AFFORD TO LOSE....

When Frank Galvin aimed a shaky malpractice suit against the largest Catholic hospital in the country, a lot of people said he didn't stand a prayer. No one, especially a has-been lawyer, challenged the all-powerful Church, or the equally formidable medical elite. But Galvin wasn't thinking of them. He was thinking only of a vibrant young woman who entered the hospital to give birth... but left paralyzed, unable to speak or move. Someone was covering up, and Galvin was hell-bent on finding out who...

THE VERDICT
"THE BEST COURTROOM-DRAMA NOVEL
IN YEARS."
—Kirkus Reviews

THE VERDICT 

罗森太太的讼案

〔美〕巴·里德 著
陈建平 邵霞君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Barry Reed
THE VERDICT

根据Bantam Books 1983年版本译出

罗森太太的讼案

〔美〕巴·里德 著

陈建平 邵霞君 译

责任编辑：杨集中 亦 闻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02,000 印张：9.75 印数：1——10,300

统一书号：10109·2009 定价：1.55元

新书目：86—1

1

神父跟他谈话时对他以弗朗西斯相称。这是当神父的有效经验的招数——要人们想起升天的圣徒，以神父特有的方式提醒你的身份和出身。在精神世界里，神父与教徒之间神父是居高临下的至尊。在许多重要场合和众多要人面前，你叫弗兰克。但是当神父叫你弗朗西斯时^①，就等于是家长教训孩儿别撒野。

“神父，请你说说，你恋爱过吗？我说的是真的爱上一个女人。不是爱圣特里萨或圣母玛利亚。如果你理会我的意思的话，我说的是爱一位黑人姑娘，爱一位见了足以令人心满意的姑娘。不是想入非非。爱一位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女人。”

高尔文说着，两眼透过污迹斑斑的办公室玻璃窗，眺望着窗外的比科恩希尔和老公地。三月尽头的景色从来就不惹人喜

^① 这名字使人联想起意大利教徒圣弗朗西斯。他于1209年创立圣芳济会。

爱。这时，圣诞节的彩灯全收掉了，冬天的残雪化成了一汪汪的浊水。树木仍是光秃秃的，象是害了病一般。对这样的景象，心中抱有若干恶感也未必不合时宜。

“我说的是色欲。”高尔文嘲笑道，手里拿着一杯饮料。他不想面对面正视神父，所以他对着窗子发议论。“肉欲。有人把它称作为爱。你可知道爱之太深反而会伤人？伤人的身体！我并不是说爱本身，天知道这些年来爱作为一种行为已发生了什么变化，请想想她吧。记住细节。你满心渴望，一心想着她，不在乎任何人会耳闻目睹。不在乎律师协会，也不在乎妻子。还不在于上帝。懂我的意思吗？你可曾产生过这样的感情？深深的感情？你可曾真的……我的意思是当真产生过这样的感情？”

“别说下去了。”神父说道，坐在长沙发上变得烦躁起来了。他是个精明机警的人，完全明白高尔文是在玩花招。施展拖延的伎俩。不肯言归正传，立即开始办正事。神父准备抱十二分的耐心，静观下一步棋会走成什么样。

高尔文想要再喝点酒，他笨手笨脚地搬开办公室里的一本法学著作，这本书连一星半点灰尘都没沾上。这是一部布莱克斯通写的书。书搬开后就露出盛着威士忌酒的细颈瓶。高尔文举着酒杯朝神父坐的方向晃了晃。

“……就在你现在坐的位置上，产生过那样的感情吗？神父，我当然无法引起你的兴趣跟我一起喝一杯，是吗？”

“现在不会的。”神父回答说。说着把湿漉漉的雨衣往膝盖上一放。

高尔文带几分醉意的傲慢举止转变成了令人难堪的沉默。他站在窗前，拍打着从窗框边渗进来的小水滴。长了霉的涂料微粒象雪花撒满了窗台。

高尔文随即无意识地把手搁在没安装防护罩的散热器上，霍地抽回刚伸上去的手。“狗东西，”他咕哝了一声并把手伸进上衣口袋，想要掩住手上的灼痛。“对不起，神父，我用了个粗野的字眼，”他说，脸上露出勉强的笑容。

“不必抱歉。”神父说。

“该死的房东！我一再叫他们在散热器铁条上加上罩子。这些坏种。他们再也不想化力气维护这些房子了。我当初搬进来时，这里还处于十分漂亮的地段。简直没法相信。不过从前他们把房子收拾得很好。现在他们除了十五美元一平方英尺的租金以外，啥也不放在心上，他们收进的是一平方英尺十五美元，可是电梯是开不动的。电梯一出毛病，修理就要化上狗娘养的整一个月。十五美元的租金还不包括所有使用面积，他们还要收我使用门厅、浴室和破电梯的费用。他们给浴室都上了锁，好象是戒毒诊所一般。你见了会把它当作是罗克斯巴勒。”

“登上三层楼倒也不坏。”神父说。

“不过，我不想再忍受了，”高尔文说得简直是唾沫横飞。他是气得急了，心中的怨言一吐为快。

高尔文在气急败坏地抱怨时，神父似乎觉得他自己可能就是高尔文的房东。神父迈克尔·托马斯·布罗菲决不是普普通通的教士。他是波士顿主教管区的第八任红衣主教，身居这一教职的神父管辖教会的世俗领地，包括：四百十一座教堂；二百

三十一所学校、学院和大学；十二家医院和疗养所。此外还有投资业务。布罗菲主教或教会的所有生财有道的人士一时都搞不清内中的全部详情。主教知道教会拥有大量财产。其实，教会的不动产很多，其中包括波士顿这一地区的许多古老和雄伟的办公楼。当然，教会在管理这些产业时另外雇请经理专司其职。明摆着的事实是布罗菲主教不知道他自己是否就是高尔文的房东。他还不明白高尔文是否心里一清二楚。

“弗朗西斯，汽车在门外等我，我没太多的时间。我专程前来了结这件要事。”

“他们称呼你神父吗？”

“是的，”主教说，同时伸手在公文皮包里寻找文件。“很好。你可以称呼我神父。”

“我真的拿不定主意。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尊称你为主教阁下或大人，或是说什么时候我该吻你的戒指。”

“为什么我们不能仅以神父作为称呼呢？就叫我神父吧。”

“那末你叫我弗兰克。”

“好的。我想跟你谈——”

“当你还是达特默思学院的球员时，我见到过你。”

主教听着，脸上露出了微笑，这是情不自禁的。对往事的回忆仍是甜蜜而美好的。现在他四十二岁了。二十几年以前，在金色的秋季举行的球赛中他能从空中截球，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现在脸上露出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

那一定是大学三年级时，那些专门为体育运动物色新手的人找上门来。他们看中他具备体育明星的资质。他们提供条件

优厚的合同以及一旦成名后能保持盛名的许诺。

但是迈克尔·布罗菲意识到了另一种不朽声望。那是他的一种深奥难解的企求。经常有人给他提起大学三年级的生活情景，那时他是一名连连得胜、捷报频传的短跑健将。人们每每说起这段往事时，总是拖长了声调，弦外之音不胜惋惜。可是他却不一定抱同感，当人们暗示说，一位短跑选手为服务于上帝而虚度年华时，他心里明白他们的本意是什么。

橄榄球场上的英雄早已成了教会里一颗熠熠发光的明星。

他三十九岁那年中选当上了波士顿红衣主教，成为美国罗马天主教教会领导集团里最年轻的成员。

主教管区里二百多万教徒中，并非人人都对布罗菲推崇备至。波士顿东部和北部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把他看作是爱尔兰裔多数派派出的殖民地统治者。黑维尔和切尔西两地的坚忍而冷静的波兰裔美国人对被人置之旁无人过问的处境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感到由布罗菲出任红衣主教要比由意大利裔美国人出任主教好得多。但他们对改善自身的地位却不抱什么希望。

爱尔兰裔美国人却硬是不肯饶过他，主教在东北部古老的名牌大学受的教育以及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是爱尔兰裔美国人一直耿耿于怀的。他们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是，布罗菲竟如此飞黄腾达。

在这一切冷酷的抨击中，唯一一件事使他烦恼不已。那是在一次鸡尾酒会上，他无意中听到别人对他中伤。上流社会慈善业的一位太太对新任红衣主教的温良谦恭十分赞赏。这位太太对一位有教养的客人说，主教在旁人的交口恭维之下连脸都

红了。这位客人正站在一盘法式点心面前准备挑选。客人的回答就象她自己在选择点心时一样足具鉴赏力：“做出那样腼腆样子的男人，内心一定深藏着无比的虚荣。”

此话一送进布罗菲的耳尔，他感到耳朵火辣辣的。他不由得想，此话兴许是中肯的。

高尔文手中玩弄着一只熄了火的打火机，主教正在掏公文皮包。两人都在互相打量着，高尔文想闪避一场不可避免的对抗，而主教尽力思索着寻找一个合适的开场白。

布罗菲主教让皮包里留下一份文件，即弗朗西斯·高尔文的档案。主教在会见他以前曾细细地研究了一番。现在他想用一种高明的手法让高尔文明白，主教对他的情形了如指掌。

文件夹里是一份报告，其内容是州律师协会申诉委员会向最高法院提出控告。弗兰克·高尔文将会断送他的律师生涯。这些调查一上呈，定会作出将受指控者开除出律师协会的決定。

报告中所罗列的指责似乎有点站不住脚，主教在看报告时脑子里就产生过这样的想法。跟波士顿法律界的违法行为相比较，这不过是屡见不鲜的区区小事。高尔文受控为“拉揽诉讼，行为不端，因而不配当律师。”

这些仅是公开的指责，报告上罗列的指责。他真正的过错是不便直言的：生活方式不检点。高尔文竟公然夸耀自己不正经的罗曼史。

没有人会无视现实，说大波士顿地区的法律界决不会有男

女私通。高尔文的法律界的同行中间，大多数人都有这样那样的风流韵事。

要是高尔文只是背叛自己的妻子，但仍保持道貌岸然的外衣，心中又带上几分内疚和自责，那末他的朋友和同行则自然会替他掩饰过去。

高尔文的妻子对丈夫的不端之行不闻不问，四个孩子与父亲完全疏远。他索性在韦尔斯利希尔另辟新居，花大钱抵押租借了房子，与一位三十多岁的华裔美国女人寻欢作乐。

路易丝·陈小姐是波士顿一家远近闻名餐馆老板的女儿，她与高尔文同居几乎已有整整四年了。

可以说除了高尔文和路易丝两人以外，谁也不赞成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他们成双成对比翼齐飞，大大冒犯了残存的清教徒道德。

这不仅是因为路易丝是华人血统，虽说事情本身已经是不正当。这不仅是因为路易丝不是姿色出众的美人儿，虽说事情似乎证实了法律界最坏的怀疑。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两人毫无羞耻或认错的表示，虽说他们的这种关系似乎会引起社会上的责难。这不仅是因为高尔文把自己的妻子当作情妇一般，偷偷摸摸地带她出席家庭便宴……

波士顿严肃的律师真正感到恼怒的是，高尔文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的律师业务的兴趣。法院不约请他办事，他似乎也并不显得特别不安。他可靠的老朋友找他斥责一通，可他仍不想改弦更张。其间他的业务日渐清淡，可他似乎是完全我行我素。

这太离谱、太出格了。鉴于凡此种种，律师协会决定采取

纪律制裁。

主教能从各处看到高尔文为不务正业所付出的代价，点不着烟卷的打火机，呼啸呼啸漏风的窗户，涂料起了小泡的墙面，磨损的东方地毯。连高尔文定制的西装也是不合时式的，连袖口克夫都起了皱。

法学书籍仍安卧在纸板箱里，需要书的主人去细心研读——更糟的是，它成了很刺眼的迹象，表示主人是在作暂时打算。

要确切评价高尔文的困境并不难，因为律师也象那些引人上钩的人一样，是可以从衣帽外表来判断的。他们每日每天都受世人的检验。他们不能贸然决定休假日或墙上张挂的廉价的印刷品。他们既要富于幻想又要留意细微末节。一双磨损了的皮鞋往往透露出衰落的迹象。

然而办公室里也还有使人联想起高级、高质的地方。办公室位于比科恩希尔的最高处，这样的办公室地址曾是波士顿最有能力的律师想选择的地段。透过办公室的法式弓型窗，帕克大街，公共公园和有金色圆顶的州议会大楼都一览无余。

如果这是衰败气息的话，那不是说它失去了引人注目的特性和失去了当年的魅力。这样的房子在艰难时世是会衰败下去的，但是它内在质地是无容置疑的。布罗菲主教不会因疏于外表装饰而使自己上当的。用心照料和花点钱即可修复房子——高尔文的情形也一样，主教心中暗想。

主教象惯常的做法一样，他自己先打住并言归正传。

“我这次前来，不是为你行忏悔式或来听取忏悔。先收住火气下次再发吧。我要解决诉讼的事。我这里有奥博伊尔阁下准备的让渡证书。以三十万美元为代价的解决办法，其中还有一个附加协议。我与我的助手们自始至终过问这个案件，这样的条件是慷慨大方的。”

主教作出这番说明有点迫不及待，听了令人感到不舒服。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职责。“这的确是要比妥协还要妥协，想必你也明白。妥协就是退却。这件事可不一样。一揽子解决，从道义上和法律上讲，条件都很充分。其实，我自己也为保险公司的慷慨举动感到惊异。”

没等高尔文开口，布罗菲就举手示意并说道：“弗兰克，我也知道你目前的困难。就说是征求我的咨询意见吧。通常有许多人来听取我的忠告和见解。特别是象你这样，与圣母教会关系不深的人。”

高尔文用残留的烟蒂接火，又点燃了一支烟。他已从窗户那边挪开了身子，坐在办公桌的边沿，在主教面前斜着身体对着他。

“让我非常坦率地直言相告。我不喜欢用装腔作势的假斯文辞令。首先，我想了结这件案子。案子拖下去只会是坏处。你向法院提出的请求书和案情介绍，我已读过并在头脑里留下印象。你是个有才气的人。无用武之地。可以说是明珠暗投。我倒想为你设想一下，但我希望不要误解了我的提议。”主教清了清嗓门并扶正了鼻梁上的眼镜。他吸了口气便说：

“我想让你加入我的法律顾问班子。你要明白，这完全是

我自己的提议，我还没与任何人交换过看法。我赞赏你的胆量和勇气。你在布拉福德法学院读书时是班上的优等生，你现在年纪还轻。不过是比我略大几岁，还有巨大的潜力可发挥。我最讨厌看到这种埋没人才的现象。”

“你不是在说我有困难吗？”

“没有不好处理的事。出的错误尚且还不是不可收拾。”

“你有一个法律班子，”高尔文话音里流露出一不愉快。

“奥博伊尔先生上年纪了，七十五高龄了。我们需要新成员。我们能获得合法的帮助。你也知道，整个教会都受人责难。我们是为生存而斗争。教会的特性在消失，教会办的学校接二连三地关闭，教会财产被征税……”

“你的教会医院受到控告。”

“是呀，有人嗅觉灵敏，感到了教会地位不牢固，易受攻击。教会象是负了伤的小动物。”

“你要我收拾起律师业务的摊子？放弃了事？”高尔文说着把手臂一挥。

“弗兰克……”

“把我的法学书籍全收起来？我喜欢在这里，神父。在电梯能正常活动的日子，我喜欢这里的日出和日落。”

“这场官司你打不赢的，你知道，弗兰克。我在此是你的朋友。你自己煞费苦心，又要花费我们大量时间，最后还会败诉。这是必然的。请你考虑一下。你输得起。你不过是单兵独马，那仅是一个人的命运的事。我们可输不起。我们有二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未来需要护卫。我们有教会的不朽精华。我们怎

么能把它当作赌注呢？一个人单枪匹马与教会作对，他会落个怎样的命运呢？”

“我要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保护你的当事人，弗兰克。保护那可怜的姑娘。我请求你。但是，与我们作对，你会一败涂地，失去一切的。案子。当事人。律师执照。收下这三十万美元吧。为了你的当事人，也为你自己的缘故。你别无良策。我可以许下这样的保证。比你或我远为重要的事，现在处于危急之中。”

“我曾立过誓约，神父。不过比起教会的命运来是算不得什么的，但我不是与教会作对。我是跟劣等的医疗质量作对，我是为再也不能自助的弱女伸张正义。”

“你会毁掉你的当事人的，弗朗西斯。还有你自己。老天爷，我不懂你为什么犹豫不决。我完全不明白你的理由，我走进你的办公室，发现你的前景未必美妙。我现在奉献于你的，你应发自内心感激不尽。”

“让我看看让渡证书。”

高尔文接过文件放在光亮处。他不是要看它的内容。他知道文件上会写些什么。他仅是出于惊奇：

本人卡伦·罗斯，身为德博拉·鲁思·

罗森的正式指定保护人，考虑到由圣

卡琳琳医院支付于我的三十万美元……

主教说对于高尔文心想，这会是一件辉煌的胜利。这笔数额要比他昨天接手办案时所指望获得的还要巨大。然而……

“这让渡证书是奥博伊尔先生亲自准备的吗？”

“他准备的。”

高尔文把文件递还给主教。“请告诉他，我说他还是识时务为俊杰，早点把它塞进裤裆里去吧。”

主教的脸上闪现一丝激怒，但终于忍了下去。“我看耶稣会训练出来的学生要比那强些。”

“他们没教我们收受贿赂，”高尔文厉声顶了一句。“你认为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和地位，我会叛卖自己的当事人？”

“你无所谓脸面！”主教说。他的双手紧扶着沙发搁臂，已经是半个身子站立了起来，似乎要冲着高尔文扑上去。自从在教会担任神职以来，这是他第一次感到有一种冲动，要想朝他的对手狠狠地猛击一拳。他闭上了眼睛让自己平静下来。这需要巨大的毅力和坚忍。“我们双方都产生了误解，”他说着便站了起来。“这根本不是贿赂，弗朗西斯，我是尽力想拯救了你。我为你感到惋惜。你是个固执的人。两项提议一并收回，决不会重新提出。我们将在法庭上寻找补救办法。我坚信，对这次会见我们该严守秘密。”

说完他连答话都不想听。

他迅速收起文件，大步走出办公室，让高尔文独自无精打彩地蜷缩在椅子上。

主教走出大门后钻进在一旁守候的豪华轿车座位里。奥博伊尔先生一看就感到不喜欢主教脸上的神情。奥博伊尔曾许诺说高尔文一定会签字同意各项条件的。他作了担保的。但最初他让主教把二十八万五千美元的开价提高到三十万。主教问他为什么要增加，奥博伊尔回答说，“这些专门承办交通伤人案件

的律师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猜得透的。他是一个典型的见钱眼开的精明鬼。”

“那种人？”

“精明鬼。如果你给他二十八万五千美元，他是不肯收的。律师聘金总是三分之一。二十八万五千分成三份不那么容易。他们算不出来。但是三十万的三分之一——很简便。”

直到汽车驶进马路上来往的车流以后，奥博伊尔才开口问道：“他接受了文件没有？”

“受了，”主教说。

“我早知道，早知道。”

“……他收看了文件后还告诉我该往哪儿塞这些文件。”

“天啊，天啊。”

“请放心，布伦丹，”主教说。“别着急。我们是理直气壮的。我们仅是不得已才让律师出面来办理。高尔文先生也许也太傻了，不过他不是没骨气的人。明天上午召集律师。告诉他们我要他们办这件案子。”

汽车在主教办事处停住。奥博伊尔在办事处门前下车。“我会办的。我会照料的。晚安，主教阁下。”

主教坐在车里奔驰而去，他对司机说：“吉姆，我饿了。我们上中式餐馆去吧。”

2

“该死的，莫尔，我知道你在家！”

“外面是谁呀？”

“是我呀，莫尔。我是高尔文。”

“谁呀，外面？”

“高尔文。高尔文。”

门上的窥视孔拧开了。然后高尔文听到拉开门栓的声音。莫尔·卡茨先生已是七十开外的人，耳朵快聋了。二十余年来他的听觉每况愈下，但莫尔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有时蠢汉和智者的界线很难划分——耳聋可以对不中听的话充耳不闻。他甘愿背上聋子的名声。这样，在法庭里他反倒占了便宜，凡事都得为他重新念一遍，他就从中赢得更多的思考时间。耳聋还原谅了他的疏漏。但最大的好处是两耳清静，这是他耳聋前从未体验过的。

莫尔·卡茨一生中对波士顿的反犹主义一直是抱闭目塞听的态度。反犹主义在波士顿还没达到危险的程度。它好比是社